

美食的朝廷高官。明末清初是如皋饮食文化的繁盛时期。李渔是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如皋吃货,在美食养生方面有许多精辟见解,如重蔬菜、崇简约、尚真味、主清淡、忌油腻、讲洁美、慎杀生、求食益等,他不仅懂美食,而且创美食,有醉蟹、蒸鸭、花露饭、八珍面、杨梅酒等自创品种。不是如皋美食奶奶的,如何写得出《闲情偶寄·饮馔》来?

如皋美食的转型升级可能要归功于从秦淮河嫁到如皋的董小宛。董小宛天资聪颖,好学、善学,她仔细考证食谱,若遇名厨奇异的烹饪方法,就虚心求教,然后又以她的聪明才智做出精巧的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变化来。一些极普通的素菜,在她的精心烹调下,都能“芳旨盈席”。冒襄在《影梅庵忆语》中曾大赞小宛“出佐盘盏,种种不可悉记,随手数则,可睹一斑也。”董小宛创研的菜点很多,小吃如董糖、花露、桃膏、瓜膏、腌菜、豆豉之类;菜品如董肉、火肉、风鱼、醉蛤、醉虾、油鲳、虾松、烘兔、酥雉之类。“一匕一脔,异香绝味”,做出了优雅,做出了灵气。如皋出了位“古代十强”,这自然大大提升了饮食的档次和名望。不知是哪位不怕事小的文人,把董小宛列进了“中国古代十大名厨”,竟也无人质疑。更有趣的说法是:董小宛尝著《奁艳》,《红楼梦》所记述的珍馐佳肴大多引自该书。反正无法考证的事,世人可以尽情想象。

清乾隆时的大吃货袁枚是如皋帅哥的舅舅。袁枚多次来如皋体验生活,他家中的掌勺大厨师王小余也在“中国古代十大名厨”之列。坊间传说,王小余本就是如皋人,是袁枚的好友、如皋县令何廷模向袁枚引荐的。所以,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多次称赞如皋文化,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多次开出如皋名菜,“董肉”便在其中,风头大大盖过了“菊花火锅”“去膻羊肉”这明末清初时的两大朝贡佳肴。

清代以来,茶肆酒楼遍及城厢,颇具规模的有双复园、大雅楼、龙凤园、九如茶座、雨香村、中华园、江南春、李青莲等等。因“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”,如皋饮食名噪遐迩。佳肴名菜有如皋三醉、董肉、红扒猪蹄、蟹灌鱼丸、芝麻肉、赛海参、生炒蝴蝶片、松鼠桂鱼、玻璃肚片、剞刀腰花、水晶肴蹄、一品燕窝、烤鲥鱼、精蒸鱼翅等等;龙凤园的汤包、双复园的鳝鱼浇、张吉水的叉烧、老松林的肴肉、四海楼的羊肉汤等等小有名气。精美茶食如八珍糕、梨膏糖、椒盐卷、一口酥、烤银杏、延生果、荞麦饼、五仁馍等等各具特色。陶文奎、陈光生、李红叶、李玉华等等一批厨艺大家推陈出新,各领风骚。

民以食为天。自古以来,不管是哪个民族、哪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食文化。从北京的烤鸭,到上海的甜点;从青藏的酥油茶,到东北的飞龙汤;从四川的麻婆豆腐,到湘西的土匪猪肝;无不散发着自己独特的魅力。

心灵的绽放可以从味蕾起舞开始。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游遍天下,欣赏不同的风俗,更中意的是不同的美食。从一个地方的美食,能领略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,地理植被,人文信仰,生活习俗。味蕾绽放双颊,芳香充溢大脑,可以让人心里开出花来。当然,我只能算一个业余美食家,虽然跑过不少地方,品尝过不少美味,但本人有古君子之风:动口而不动手。我觉得,美食家并不见得要热爱下厨房,只要喜欢下馆子就可以了。

2015年曾有一部《吃在江苏》系列片,说是梳理了江苏的饮食文化,在我看来却失之寡陋。作为江苏唯一的世界长寿乡,难道如皋只有茶干和董糖。其实,说“吃在如皋”更有底气,更为贴切。从苏A吃到苏N,谁有我大如皋美食的多姿多彩多味。如皋饮食文化,那是文学、史学、美学、营养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的水乳交融。

如皋有记载的餐饮历史可以上溯至大唐盛世。据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载,日本僧人园仁于唐文宗开成四年(893年)7月20日“未时到如皋茶店”。茶馆亦经营酒水点心,这位日本高僧应该是第一个品尝如皋美食的外国友人。北宋时期,王安石有《车螯诗》作于江海之地,这应该是第一个称赞如皋

清代以来,茶肆酒楼遍及城厢,颇具规模的有双复园、大雅楼、龙凤园、九如茶座、雨香村、中华园、江南春、李青莲等等。因“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”,如皋饮食名噪遐迩。佳肴名菜有如皋三醉、董肉、红扒猪蹄、蟹灌鱼丸、芝麻肉、赛海参、生炒蝴蝶片、松鼠桂鱼、玻璃肚片、剞刀腰花、水晶肴蹄、一品燕窝、烤鲥鱼、精蒸鱼翅等等;龙凤园的汤包、双复园的鳝鱼浇、张吉水的叉烧、老松林的肴肉、四海楼的羊肉汤等等小有名气。精美茶食如八珍糕、梨膏糖、椒盐卷、一口酥、烤银杏、延生果、荞麦饼、五仁馍等等各具特色。陶文奎、陈光生、李红叶、李玉华等等一批厨艺大家推陈出新,各领风骚。

沈锡庆小楷大美

□彭伟

戊戌孟秋,书市忽现一套清人书法册页。上款均为“泽廷三兄大人”,虽不可考,但书者真是风云际会,包括张正元(福建屏南人,道光十二年进士)、沈锡庆(江苏如皋人,道光二十五年进士)、胡毓筠(湖北武昌人,咸丰九年进士)、汪国凤(江苏江都人,咸丰十年进士)、徐致祥(江苏嘉定人,与汪同科)、洪镜(安徽歙县人,同治十年进士)。此套册页:用纸考究,为黄花笺;笔墨清秀,功力非凡。

卖家追求利润最大化,将册页散开单售。笔者喜获其中两帧,一幅张正元抄录的杜诗《腊日》,另一幅为沈氏旧作。翻阅《白蒲沈氏宗谱》(民国本):沈锡庆(1823.6.12—1888.2.25),字春芳,号鹭卿,小名“惠儿”,沈岐三子,道光癸卯(1843)科举人,乙巳(1845)恩科进士,历任按察使衔。湖北补用道、湖北荆宜施兵备道、荆州关税监督、宜昌洋关监督、湖北安襄荆荆兵备道、光绪乙亥恩科乡试监试、东充沂曹济兵备道。(京察一等记名)以道员用山东兖州府知府、钦派江北团练大臣、翰林院侍读衔、教授庶吉士、本衙门撰文、实录(仁宗实录)纂修、国史馆协修、壬子科顺天乡试同考官诸职,后又翰林院编修加三级,诰授通奉大夫。沈氏一生,久历宦海,自然交游甚广。他为友人泽廷写有苏诗两首,兹录如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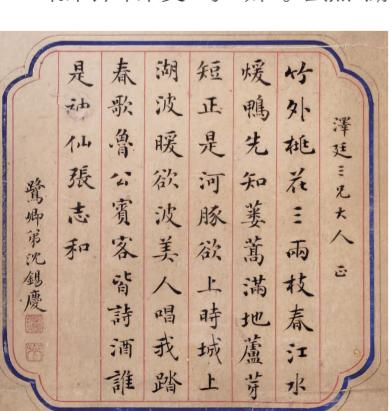
泽廷三兄大人正

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城上湖波暖欲波,美人唱我踏春歌。鲁公宾客皆诗酒,谁是神仙张志和?

鹭卿弟沈锡庆

书末钤印朱文“鹭卿”“沈锡庆”。



波”当为“湖光”,恐为笔误,但是整幅楷书,秀美清雅。其字溢觞于欧体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圆笔凝重,方笔利索,章法有度,结构平稳,楷书中融入篆隶笔意,颇具魏晋笔墨遗风,又兼《玉版十三行》的韵味,一笔一划,隽秀飘逸,如行云流水,如美酒佳酿,幽香淡出。沈锡庆小楷可称“大美”,不仅源自书法才华,而且也与家庭环境、从政德行有关。

古人习字有别于今人,推重“文人字”:且读且写。白蒲沈氏为书香门第。沈锡庆自幼嗜书,其父沈岐为嘉庆十三年(1808年)进士,道光皇帝的老师,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(从一品)。政务缠身,沈岐对于两子(另一子是沈善庆,道光二十九年举人)督课甚宽。沈锡庆中举,父亲写有《得惠儿秋榜捷音,诗以志喜》,提及沈庆“五龄就傅学,七穆辨不差;九龄成韵语,隽快梯云诗”,足见他少时读书聪颖异常。等他十三岁那年,友人随沈岐经过书斋,无意看到沈庆诗作,称赞他日必能高中。经年累月,沈锡庆发奋读书,勤勉写字,文书俱佳,考中进士,捷报传来,沈岐又作《得惠儿礼闻捷音》。诗云“同谱常输十九人”(锡庆乡试、会试均是第20名),“龙头先已属扬州”(江都人蒋超伯会试第一)。不过后来超伯与沈庆为同科进士,沈庆为2甲47名进士,蒋超伯仅为2甲79名。诗末沈岐写道“三十七年弹易老,老苏之后又东坡”,意为37年间,父子都考中进士,又为惠儿克绍其裘,读诗成才,倍感喜悦。尤其诗中将老沈、小沈均比作苏轼,可见沈氏非常喜欢东坡。日后沈锡庆选择抄录苏轼诗歌赠友,也许正是受父亲的影响。

沈锡庆从政,不忘书中德理,以父为范,刚正不阿,清贫守家。他返乡帮办团练,通州团练头目骄傲蛮横,锡庆遵从父命,与此人断交。酷吏长庚(官职:兗沂道)为人残暴,因为赌博小罪,一个下午杀死九人。沈锡庆毫不犹豫地揭露了他的恶行。为官多载,沈锡庆客死北上官邸,家中并无余财,因而乡溢“文懿”:文采道德,两全“齐美”,即为“大美”。也正因清廉,别无他好,沈锡庆才能静心,寄情笔墨,写出如此曼妙楷书!

如皋画家袁寅及其《福海图》

□太原

袁寅,字天祥,号种松老人,活跃于民国沪上画坛,擅画鬼戏野景,名重一时。1909年,与杨逸、陈石痴、徐竹贤、沈墨仙诸君发起成立上海宛米山房书画会。所绘图画,常钤印“如皋袁寅”,可知他是如皋人。笔者托人翻阅了如皋袁庄后人编修的《如皋袁氏宗谱》,未有袁寅生平史料的发现。他的画作传世不多,曾得到海派名家汪琨的推崇。

汪琨(1877—1946),字仲山,婺源人,寓居沪上。1909年,他参与发起豫园书画善会,会员有蒲华、吴昌硕、王震诸多名家。同年,加入上海宛米山房书画会。1925年,执教于上海艺术大学。抗战后,他还出任豫园书画善会会长。汪琨喜作袁寅补笔。1931年,他为袁绘村景画作《荒村落照图》补景题识:“袁君天祥又号种松老人,善画荒村草屋乡野景象别有风趣,此帧亦得意之作。辛未端午后三日,仲山汪琨补景。”此幅画作,画面清新,设色淡雅。近处是红叶绿竹黄草屋,清晰如洗;远处是从大山深处的白云间漫漫飞来的大雁,朦胧如雾;虚实结合,涉笔成趣,彰显出两位



绘者不俗的画意。苏州文物商店旧藏一幅《清供图》。汪琨又有题识:“袁君天祥画无师承,随意挥洒,颇多奇趣,今来梁溪偶得余暇伸纸作此,以年谷丰登,万年富贵并缀以书画琴棋,皆心裁别出,写竟属余补花两种。丁丑春三月,时春和日暖,游客如云,纵览太湖之胜,暮夜归来,灯下漫记,仲山

一鬼,一老一小,一大一小。前者正面示人,后者侧面半露,两者面目狰狞,又逢阴雨天,鬼意绵绵,使人产生强烈的“代入感”。1934年,因为恩先生嘱托,袁寅于寿鹤堂在扇面上绘画了一幅《阎罗殿图》:小鬼有单个牵虎的,有成群敲鼓的,画面阴森,人物栩栩,尽显阎罗殿的恐怖氛围。

源自乡情,笔者也觅得一幅袁寅作《福海图》。图上右上角有绘者题识:“周母杨太夫人七十大庆 翁西冬袁寅”,钤印“如皋袁寅”。“周母杨太夫人”暂不可考,但应该是沪上周姓流的太夫人。查阅拍卖纪录,1933年冬,江寒汀、陶冷月、吴华源、朱健秋、朱竹云等画集也有小品画作为周母杨太夫人贺寿。袁寅的名字不及上述几位画家,但是《福海图》寓意甚佳。画面正上方是两只活灵活现的蝙蝠,一只展翅飞翔,一只撑翅垂头,两头相望,仿佛正在窃窃私语。下方是波涛滚滚的大海。蝙蝠体积渺小,但在画中颇大:象征大福(与蝠同音)降于海上,故名《福海图》。在用色方面,绘者也很考究。蝙蝠为黄黑色,大海为灰白色,色调偏冷,看上去缺乏喜气,不宜祝寿。不过袁寅有神来之笔,在蝙蝠和浪涛之间补上几笔暖色:紫红晚霞,惊鸿一“现”,象征着年迈尚满天”。

春秋

□侯求学

春和秋
隔着和冬
他们却像隔在
兄弟之间的一对姐妹

冬
将一生的密码
交给春
春
用花向世界宣告生命的诞生
当秋
捧出那沉甸甸的一串串
冬
笑着来了
夏
满意地荷锄暮归

春和秋
隔着夏和冬
犹如牵着兄弟的
一对姐妹

父亲的沉郁、刚毅
兄长的豪情、酣畅
有了春和秋的
缓冲、融和
这世界纵有再多的
风霜雨雪
电闪雷鸣
都变得祥和、安逸

春和秋相连
连起一个世界
连起生命的循环
连起上下五千年

日月不灭
春秋永恒
寒来暑往的岁月里
终将留不住
我们的脚印
一如繁花似锦
一如秋山红遍
在我们的血液里
奔流着的
却正是春与秋的连绵

喜欢找一片枯草地,素面朝天地躺下,仰望天空白云悠悠地飘过,聆听农人们舒心的欢笑,仿佛这就是秋天最美的声音。在我的印象中乡村的秋天自然而淳美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那些远去的秋的故事,依然萦绕在心头,随着绵绵的秋雨蔓延。

不知道是不是岁月渐深,还是已步入人生之秋,恋秋的情结越来越深。人到中年,就像秋天的果实,收获了一份成熟,一份从容。但是,任凭季节交替转换,世事变迁,我想仍然会独守那份心灵的淡泊与宁静。在秋的景色里,笑看花开花谢,云卷云舒。

秋天的乡野

□钱进

两个人分上半夜和下半夜“看场”。我的家乡属于西部高沙土地区,适宜种植棉花。秋深时节,一垅垅含花吐絮的棉田,像蓝天上飘浮的朵朵白云。心灵手巧的姑娘们,围着棉兜采摘棉花,银铃般的笑声在秋野回荡。采下来的棉花,经过集中晾晒,打成棉花包,装上拖拉机,人们成群结队送货丰收棉。晚稻好像叫“金南风”,煮起饭来小院里弥漫着清香,那芳香甜润的味道,现在回想起来,依然十分分神往。

在乡村长大,秋成了我最喜欢的季节。生活虽然苦涩,但是总是伴随着丰收的喜悦。每当收获过后,我总是

面,想象着未来宽阔平坦、风景如画的快速通道,不由触发起我那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回忆,顿觉思绪如潮,感慨万千。

回想当年,改革春风拂面而来,如皋人民加深了对“要想富先修路”的理解,全市上下群策群力大搞交通,1979年至1990年建成骨干公路200多公里。1992年4月,204国道如皋段改造工程开工,如皋段长41.4公里,按超二级标准建设,路面宽17米,设计时速80公里。

改革开放的四十年,如皋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皋到南通的路几经改变,从弯多面狭的通榆公路,到两条车道的老204,又到四车道的新204,再到六车道的通皋大道,道路越走越宽,车道越快,景色越来越美。我相信,通皋大道建成后,如皋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浪潮,拥抱更加辉煌的明天。

望着眼前如火如荼的建设场

长寿旧照忆盛会

□张秀良

近读《首届如皋中国长寿文化节回溯》,勾起了我的美好回忆。如皋人民二十年前的那场盛大节日——首届中国如皋长寿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如皋盆景艺术节,如皋市第三届经贸洽谈会,简称“两节一会”,尤如发生在昨天。长寿文化节的重头戏“太平盛世万岁宴”于2002年10月29日在丽都大酒店隆重举行。

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徐澎同志是一位资深摄影师,闻知长寿文化节办万岁宴,主动专程从南京赶来采访,不巧因公务来迟,没有组委会的记者入场证入不了场,让他心急如焚,也让我很为难,情急之下我把自己的会务工作证给了他。在现场,他凭着记者的敏锐和精深的摄影技术记录了很多精彩瞬间,顾不上吃饭又匆匆赶回了南京。那时一个月,他给我来了一封信。信中说,由于如皋(长寿)老人稿极强的新闻性,这些照片媒体采用特别好。根据总社统计,万岁宴有一张照片被45家报纸采用,这在我个

人拍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来信很短,但从侧面反映了万岁宴的盛况空前绝后。

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站
人民日报江苏记者站

第一张照片和最后一张照片,
由徐澎用相机拍的。前一张是10月29日,后一张是10月30日,都是万岁宴上的。

第二张照片,由徐澎用相机拍的,是万岁宴上的。

第三张照片,由徐澎用相机拍的,是万岁宴上的。

第四张照片,由徐澎用相机拍的,是万岁宴上的。

第五张照片,由徐澎用相机拍的,是万岁宴上的。

第六张照片,由徐澎用相机拍的,是万岁宴上的。